

《太平廣記》中

龍的神話

北京市旅遊事業管理局
北京旅遊出版社 編



北京市旅遊事業管理局
北京旅遊出版社 編

《太平廣記》中

龍的神話

北京旅遊出版社



《太平廣記》中

龍的神話

北京市旅遊事業管理局

北京旅遊出版社 編

北京旅遊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一九八七年九月 定價 壹元貳角伍分

書號一〇二七三·二

ISBN 7-80500-017-4/I·1

出版前言

中國被稱爲龍的國家。

其實，世界上有龍的神話、傳說的國家，不只是一個中國。印度佛教經典中就有許多龍的故事。希臘、羅馬的神話中也有許多龍的故事。直到十八世紀，歐洲還有一個稱爲『龍騎兵』的兵種。馬克思、列寧都引用過海涅的詩：『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但是，無論是歐洲或者是印度的龍，大抵都是凶猛的多，不像中國把龍作爲吉祥的標誌。中國的龍，簡直是無所不在。住房有龍宮寶殿，服裝有龍袍、龍冠，交通工具具有龍車、龍舟，植物有龍柏、龍爪槐、龍葵、龍眼，動物有龍馬、龍蝨、龍蝦，中國的山、水、城、鄉，以龍命名的，不可勝計，僅在地圖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分省地圖》上可以查到的，至少有一百多。功名成就叫做登

龍門。好女婿叫做乘龍快婿。講故事叫『擺龍門陣』。葉公好龍、畫龍點睛，都成了著名的成語。在中國，到處都可能要同龍打交道。

遠古時代在地球上稱霸一時的恐龍，早在人類誕生之前就滅絕了。古代的中國人不可能看見過它的踪影。中國古人所說的龍，完全是他們自己想象出來的。從內蒙古最近出土的大約五千年前的玉雕龍到明清皇家宮殿器物上的龍，例如北海九龍壁上的龍，形狀有很大的變化。早期的龍身體細長，似乎更像蛇一點，頭部則有一點像豬。隨着歲月的流逝，龍的身體逐漸變粗；逐漸生出了爪子，爪子也逐漸變得粗大；頭上長出了角；嘴上長出了越來越長的鬚；身上的鱗甲也越來越明亮。

龍在中國的傳說中是神通廣大的。它不但能興雲致雨，閃電鳴雷，而且瞬息萬里，變化無窮。古代傳說中的兩次部族大戰，即黃帝與蚩尤的戰爭以及黃帝和炎帝的戰爭，都曾經得到龍的幫助。中國古代的詩歌總集《詩經》，屈原以南方民間詩歌為素材創作的《離騷》、《楚辭》中，都曾經一再提到龍。人們認為，

中國人重視龍，可能同原始部族的圖騰崇拜有關，更重要的原因，則可能與中國長期是個大農業國有關。對於農民來說，風調雨順，才能期望得到收穫，免於饑餓。他們對於能够興雲致雨的龍，自然要寄以莫大的希望。所以，舊時中國的廟宇，大約除了土地廟之外，以龍王廟爲最多。

明年是中國的龍年。這是中國用天干地支紀年方法，而給每一年命名一個特殊的動物。天干和地支是用文字表示次序的兩組符號。天干一共十個數，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一共十二個數，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以十干和十二支循環相配，可以配成甲子、乙丑、丙寅等六十組。古人用這個方法來紀年，以六十年爲一個『甲子』。同時，又用十二種動物來配十二地支，子爲鼠，丑爲牛，寅爲虎，卯爲兔，辰爲龍，巳爲蛇，午爲馬，未爲羊，申爲猴，酉爲雞，戌爲狗，亥爲豬。並認爲人生在某一年就肖某物，如子年生的肖鼠，稱爲十二生肖。這種說法，自東漢時代就已經有了。一九八八年按中國的農曆屬於戊辰年，因此屬於

龍年。

北京市已經把一九八八年定爲龍年國際旅遊年。許多海外的朋友會很有興趣地在這一年到中國來尋訪龍的踪迹。國內也有許多人希望瞭解更多有關龍的神話、傳說和故事。爲了滿足讀者的需要，我們從《太平廣記》第四百一十八卷至第四百二十五卷中選錄了全部關於龍的故事共八十一節，刊印出版。

《太平廣記》是北宋大學士李昉等人在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公元九七六年至九八四年）編輯的一部小說總集。全書共五百卷，按性質分爲九十二大類，采錄自漢至宋初的小說、筆記、稗史等四百七十五種。這些書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散佚失傳。因此，一千年以前的許多重要文化資料，就是靠《太平廣記》才得以保存到今天，其中也包括許多龍的故事。

這些神話小說，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許多荒誕不經的故事。但是，今人閱讀時，卻可以從中看到古人的生活、習俗、道德觀念以及他們想事的方法。其中若干故事，生動曲折，反映了我國人民爲爭取美好幸福的生活，勇敢正直，扶

弱抑強，重信義，不畏強暴等優秀品質。其中柳毅爲龍女傳書這樣的故事，更早已編成戲劇流傳，爲人們所熟悉了。

爲使廣大讀者能及時讀到本書，此次出版，未作翻譯和注釋。如有需要，將來或可考慮出版另一種版本。

余銘 丁卯年六月

目 錄

蒼龍	一
曹鳳	一
張魯女	二
江陵姥	二
甘宗	三
南鄴國	三
龍場	四
五色石	四
震澤洞	五
梁武后	九

劉甲	九
宋雲	一〇
蔡玉	一〇
李靖	一一
柳毅	一四
俱名國	二六
釋玄照	二八
王景融	三〇
凌波女	三一
陶峴	三一
齊澣	三四
沙州黑河	三五
興慶池龍	三六

井龍	三
旃然	七
龍門	八
蕭昕	八
遺尺潭	九
劉貫詞	〇
韋氏	三
任頊	五
趙齊嵩	七
許漢陽	八
劉禹錫	一
周邯	二
資州龍	四

目 錄

四

韋恩恭	五五
盧元裕	五六
盧翰	五七
李修	五七
韋宥	五八
尺木	五九
史氏子	五九
盧君暢	六〇
元義方	六〇
平昌井	六一
虎頭骨	六一
法喜寺	六二
龍廟	六三

豢龍者	六四
孔威	六四
華陰湫	六五
崔道樞	六六
金龍子	六八
黃馴	六八
臨漢豕	六九
燒龍	七〇
柳翁	七〇
閻浮龍	七一
吳山人	七二
白將軍	七二
溫媼	七三

柳子華	七四
斑石	七四
張公洞	七五
五臺山池	七六
張老	七六
費雞師	七七
汾水老姥	七九
李宣	八〇
濛陽湫	八〇
鹽井龍	八一
尹皓	八二
張溫	八二
郭彥郎	八三

王宗郎	八四
犀浦龍	八四
井魚	八五
安天龍	八五
曹寬	八六
夢青衣	八六

蒼龍

孔子當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晉·王嘉《拾遺記》

曹鳳

後漢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見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二丈。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北魏·酈道元《水經注》

張魯女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裁。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後。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遂送於漢水。既而女殯於山。後數有龍至。其墓前成蹊。佚名《道家雜記》

江陵姥

江陵趙姥以沽酒爲業。義熙中。居室內忽地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見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家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然。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唐·余知古《渚宮舊事》

甘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卽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賫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觔。舉國會歛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晉·葛洪《抱朴子》

南鄠國

南鄠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毛魚。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於殷。殷置豢龍之官。至夏代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龍的神話

川。及四海會同。乃放於洛汭。晉·王嘉《拾遺錄》

龍場

王子年拾遺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餘頃。述異記。晉寧縣有龍葬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能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圍。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採取見之。論衡云。蟬生於腹育。開背而出。必因雨而蛻。如蛇之蛻皮云。近蒲洲人家。拆草屋。於棟上得龍骨長一丈許。宛然皆具。南朝·王延秀《感應經》

五色石

天目山人全文猛於新豐後湖觀音寺西岸。獲一五色石大如斗。文彩盤蹙。如有夜光。文猛以爲神異。抱獻之梁武。梁武喜。命置於大極殿側。將年餘。石忽光照廊廡。有聲如雷。帝以爲不祥。召杰公示之。對曰。此上界化生龍之石也。非人間物。若以洛水赤礪石和酒合藥。煮之百餘沸。柔輒可食。琢以爲飲食之器。令人延壽。福德之人。所應受用。有聲者。龍欲取之。帝令馳取赤石。如其法。命工琢之以爲甌。各容五斗之半。以盛御膳。香美殊常。以其餘屑。置於舊處。忽有赤龍。揚鬚鼓鬣。掉尾入殿。擁石騰躍而去。帝遣推驗。乃是普通二年。始平郡石鼓村。鬪龍所競之石。其甌遭侯景之亂。不知所之。

唐·梁載言《梁四公記》

震澤洞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長城乃仰公眈誤墮洞中。旁行。升降五

十餘里。至一龍宮。周圍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關水。霏如輕霧。晝夜光明。遇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眈在洞百有餘日。食青泥。味若粳米。忽彷彿說得歸路。尋出之。爲吳郡守時。乃具事聞梁武帝。帝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岸。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千數衛護此珠。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若遣使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嘉。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鄞縣白水鄉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鄞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龍門之宄也。可行乎。毗羅伏寔。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二人。上書自言。家代於陵水羅水龍爲婚。遠祖矜能化惡龍。晉簡文帝以臣祖和化毒龍。今龍化縣。卽是臣祖住宅也。象郡石龍。剛猛難化。臣祖化之。化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湘川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在。謹賫至都。試取觀之。公

曰。汝石但能制微風雨召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公曰。奈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香可得。昔桐柏真人敷揚道義。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觔。今亦應在。請訪之。帝勅命求之。於茅山華龍隱居陶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勅百工。以于闐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取宣州空青。汰其甚精者。用海魚膠之。成二缶。火燒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又乃賫燒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燕百事賂之。令其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缶。具陳帝旨。洞中有千歲龍能變化。出入人間。有善譯時俗之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以報帝。命子春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龍辭去。子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公。杰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蟲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蛤等

珠。不如大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六足二目。當其凹處。有白如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之上。有瑕者爲之下。珠蚌五。於時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噲參。卽其事也。又問蛇鶴之異。對曰。使其自適。帝命杰公記蛇鶴二珠。斗餘雜珠。散於殿前。取大黃蛇玄鶴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盤曲宛轉。羣臣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蟲等珠。光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賫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祕府藏之。拜子春爲奉車都尉。二弟爲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眈往不爲龍害之由。爲用麻油和蠟。以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唐·梁載

梁武后

梁武郡皇后性妬忌。武帝初立。未及冊命。因忿怒。忽投殿庭井中。衆趨井救之。后已化爲毒龍。煙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因冊爲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唐·薛稷《兩京記》

劉甲

宋劉甲居江陵。元嘉中。女年十四。姿色端麗。未嘗讀佛經。忽能暗誦法華經。女所住屋。尋有奇光。女云。已得正覺。宜作二七日齋。家爲置高座。設寶帳。女登座。講論詞玄。又說人之災祥。諸事皆驗。遠近敬禮。解衣投寶。不可勝數。衡陽王在鎮。躬率參佐觀之。經十二日。有道士史玄真曰。此怪邪

也。振褐往焉。女卽已知。遣人守門。云。魔邪尋至。凡着道服。咸勿納之。真變服奄人。女初猶喝罵。真便直前。以水灑之。卽頓絕。良久乃甦。問以諸事。皆云不識。真曰。此龍魅也。自是復常。嫁爲宣氏妻。唐·余知古《諸宮舊事》

宋雲

後魏宋雲使西域。至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三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汎殺商人。果阇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龍。龍化爲人。悔過向王。王卽從之。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蔡玉

弘農郡太守蔡玉以國忌日於崇敬寺設齋。忽有黑雲甚密。從東北而上。正臨佛殿。雲中隱隱雷鳴。官屬猶未行香。並在殿前。聚立仰看。見兩童子赤衣。兩童子青衣。俱從雲中下來。赤衣二童子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身長丈餘。仰擲雲中。雷聲漸漸大而下。少選之間。向白蛇從雲中直下。還人所出柱下。於是雲氣轉低着地。青衣童子乃下就住。一人捧殿柱。離地數寸。一童子從下又拔出一白蛇長二丈許。仰擲雲中。於是四童子亦一時騰上。入雲而去。雲氣稍高。布散遍天。至夜。雷雨大澤。至晚方霽。後看殿柱根。乃蹉半寸許。不當本處。寺僧謂此柱腹空。乃鑿柱至心。其內果空。爲龍藏隱。唐·顏師古《大業拾遺記》

李靖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中。村翁奇其爲人。每豐饋焉。

歲久益厚。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悵而行。因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爲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喧。勿以爲患。既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鬧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暴厲。應者受符人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以晚矣。僮僕無任專之理。當如之何。一

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卽唯命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輔青驄馬來。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鉸子。繫于鞍前。戒曰。郎乘馬。無勒銜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卽取鉸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隱疾。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憩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於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亦

連坐。奈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拘怒而立。靖曰。我獵徒。以鬪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卽極將相矣。唐·李復言《續玄怪錄》

柳毅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壻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且謝曰。負載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回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

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束以他物。然後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矣。幸君子書敍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倚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回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

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吾君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而宮門闕。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毅而設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間驅涇水右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環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壻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以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能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牕孺弱。遠

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視君者。君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毅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候焉。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臂青天而飛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必不如此。其去則然。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

零淚如系。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氣環旋。人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懷恩。詞不悉心。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回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遣責。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撫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顯聖。諒其至冤。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劍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

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鎧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紉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真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還故鄉。齊言慚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滿鬢兮。雨雪羅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闕。洞庭君俱起奉觴於毅。毅踟躇而受爵。飲訖。復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而

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愧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耶。愚有衷曲。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在雲霄。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歔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負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況江河靈類乎。而欲以蠢然之

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乃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妄。搪突高明。退自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間可也。其夕復觀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媿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娶於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謀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

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親戚相會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也。毅曰。夙爲洞庭君女傳書。至今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泊錢塘季父論親不從。遂至睽違。天各一方。不能相問。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惟以心誓難移。親命難背。既爲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冤。雖得以告諸父母。而誓報不得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子。值君子累娶。當娶於張。已而又娶於韓。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交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確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相生。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

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子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以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思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之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善素以操真爲志尚。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胃臆。酹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

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異。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丸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事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隴西李朝威敘而嘆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承焉。嘏詠而不載。獨可隣其境。愚義之。爲斯文。唐·李翰《異聞集》

俱名國

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牛到北方俱名國。有一商人在澤中牧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離車穿鼻牽行。商人問離車。今汝牽此龍何用。云。我將殺而爲噉。商人欲以一牛易之。捕者邀至八牛。方許。商人卽放龍令去。既而復慮離車追逐。復捕取放別池中。龍忽變爲人。語謂商人曰。君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大德。商人答言。龍性率暴。嗔恚無常。或能殺我。答云。不爾。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我受菩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君今施我壽命。願當加害。若不去者。少住此中。我先往掃除。商人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因問汝爲何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爲堅固。爲離車所捕。以是被繫。龍女俄出。呼商人入宮坐寶牀上。龍女言。龍中有食。能盡壽而消者。

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君欲何食。答言須欲閻浮提食。卽時種種飲食俱備。商人問龍女。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乃言不爾。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復言曰。不得直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寶物莊嚴飾宮殿。卽問汝有如是莊嚴。因受菩薩何爲。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爲五。謂生時、眠時、姪時、嗔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簇身。商言汝欲何求耶。答言。人道中生。爲畜生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卽與八餅金。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復言汝合眼。卽以神變持着本國。以八餅金與父母。曰。此是龍金。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救龍女。恩報彌重。況持大齋。受福寧小。

唐·道世《法苑珠林》

釋玄照

釋玄照修道於嵩山白鵲谷。操行精慤。冠於緇流。常願講法華經千遍。以利於人。既講於山中。雖沍寒酷熱。山林險邃。而來者恒滿講席焉。時有三叟。眉鬚皓白。容狀瓌異。虔心諦聽。如此累日。玄照異之。忽一旦。晨謁玄照曰。弟子龍也。各有所任。亦頗勞苦。已歷數千百年矣。得聞法力。無以爲報。或長老指使。願效微力。玄照曰。今愆陽經時。國內荒饑。可致甘澤。以救生靈。卽貧道所願也。三叟曰。召雲致雨。固是細事。但雨禁絕重。不奉命擅行。誅責非細。身首爲憂也。試說一計。庶幾可矣。長老能行之乎。玄照曰。願聞其說。三叟曰。少室山孫思邈處士道高德重。必能脫弟子之禍。則雨可立致矣。玄照曰。貧道知孫處士之在山也。而不知其所行。又何若此邪。三叟曰。孫公之仁。不可診度。着千金翼方。惠利濟於萬代。名已籍於帝宮。誠爲貴真也。如

一言救庇。當保無恙。但長老先與之約。如其許諾。即便奉依。即以拯護之方。授於玄照。玄照詣思邈所居。懇誠祇謁。情禮甚謹。坐定久之。乃曰。處士以賢哲之度。濟拔爲心。今者亢陽。寸苗不植。嗷嗷百姓。焦枯若此。仁哲之用。固在於今。幸一開恩。以救危歉。思邈曰。僕之無堪。遁棄山野。以何功力。濟於人也。苟有可施。固無所慙。玄照曰。貧道昨遇三龍。令其致雨。皆云。不奉上帝之命。擅行雨者。誅罪非輕。唯處士德尊功大。救之則免。特布腹心。仰希裁度。思邈曰。但可施設。僕無所惜。玄照曰。既雨之後。三龍避罪。投處士後沼中以隱。當有異人捕之。處士喻而遣之。必得釋罪矣。思邈許之。玄照歸。見三叟於道左。玄照以思邈之旨示之。三叟約一日一夜。千里雨足。於是如期汎灑。澤甚廣被。翌日。玄照來謁思邈。對語之際。有一人骨狀殊異。徑往後沼之畔。啞啞叱咤。斯須。水結爲冰。俄有三獺。二蒼一白。自池而出。此人以赤索繫之。將欲挈去。思邈召而謂曰。三物之罪。死無以贖。然昨者擅命。是鄙夫之意也。幸望脫之。兼以此誠上達。恕其重責也。此人受教。登時便

解而釋之。携索而去。有頃。三叟致謝思邈。願有所酬。孫曰。吾山谷之中。無所用者。不須爲報。回詣玄照。願陳力致效。玄照曰。山中一食一衲。此外無闕。不須辭也。三叟再爲請。玄照因言。前山當路。不便往來。却之可否。三叟曰。固是小事耳。但勿以風雷爲責。即可爲之。是夕。雷霆震擊。及曉開霽。寺前豁然。數里如掌。三叟復來。告謝而去。思邈至道。不求其報。尤爲奇特矣。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傳》

王景融

唐前侍御史王景融。瀛州平舒人也。遷父靈柩就洛州。於埏道掘着龍窟。大如甕口。景融俯而觀之。有氣如煙直上。衝其目。遂失明。旬日而卒。唐·張鷟《朝野僉載》

凌波女

玄宗在東都。晝寢於殿。夢一女子容色穠艷。梳交心髻。大帔廣裳。拜於牀下。上曰。汝是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鈎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爲鼓胡琴。拾新舊之聲爲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因命禁樂。自與琵琶。習而翻之。遂宴從官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定。有神女出於波心。乃昨夜之女子也。良久方沒。因遣置廟於池上。每歲祀之。唐·佚名《逸史》

陶峴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能守事者。

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辯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知生者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甕。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錄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空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夕樂一部。常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閒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爲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爲水仙。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貫之。曰。吾家至寶也。乃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劍環於水。命摩訶取之。以爲戲樂。如是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劍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嚙。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

怒乎。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狗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郡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劍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劍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劍環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劍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爲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人。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污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程。鶴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唐·袁郊《甘澤謠》

齊澣

唐開元中。河南採訪使汴州刺使齊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於青水。平長淮之險。其河隨州縣分掘。亳州真源縣丞崔延禧糾其縣徒。開數千步。中得龍堂。初開謂是古墓。然狀如新築淨潔。周視。北壁下有五色蟄龍長丈餘。頭邊鯉魚五六枚。各長尺餘。又有靈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九分。如常龜。禧以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齊澣。澣命移龍入淮。取龜入汴。禧移龍及魚二百餘里。至淮岸。白魚數百萬跳躍赴龍。水爲之沸。龍入淮噴水。雲霧杳冥。遂不復見。初將移之也。御史員錫拔其一鬚。元昌差網送龜至宋。遇水泊。大龜屢引頸向水。網戶憐之。暫放水中。水闊數尺。深不過五寸。遂失大龜所在。涸水求之。亦不獲。空致龜焉。

唐·戴孚《廣異記》

沙州黑河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蕩室廬。滌原野。由是西北之禾稼盡去。地荒而不可治。居人亦遠徙。用逃墊溺之患。其吏於北庭沙州者。皆先備牲酌。望祀於河滸。然後敢視政。否卽淫雨連月。或大水激射。圯城邑。則里中民盡魚其族也。唐開元中。南陽張嵩奉詔都護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訊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騰水。以覬郡人望祀河滸。我知之久矣。卽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執弓矢以俟於側。嵩率僚吏。班於河上。羲冠斂板。罄折肅躬。俄頃。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而出。俄然昇岸。目有火光射人。離人約有數十步。嵩卽命穀矢引滿以伺焉。既而果及於几筵。身漸短而長數尺。方將食。未及。而嵩發矢。一時衆矢共發。而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既死。里中俱來觀之。譁然若市。嵩喜已除民害。

遂以獻上。上壯其果斷。詔斷其舌。函以賜嵩。且子孫承襲在沙州爲刺史。至今號爲龍舌張氏。

興慶池龍

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卽位。其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遊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負騰逸之狀。宮嬪內豎。靡不具瞻。後玄宗幸蜀。鑾輿將發。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躍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環列之士。率共觀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小龍翼舟而進。侍臣咸覩之。上泫然泣下。顧謂左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上親自祝之。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唐·張讀

《宣室志》

井龍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獅子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雷大至。有龍出井而去。唐·李肇《國史補》

旃然

玄宗將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弓矢。親射之。矢發龍滅。自爾旃然伏流。於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卽濟水也。濟水溢而爲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於旃然是也。唐·鄭榮《開天傳信記》

龍門

舊說。春水時至。魚發龍門。則有化者。至今汾晉山中。龍有遺骨角甚衆。採以爲藥。有五色者。唐·李肇《國史補》

蕭昕

唐故兵部尚書蕭昕嘗爲京兆尹。時京師大旱。炎鬱之氣。蒸爲疾厲。代宗命宰臣。下有司禱祀山川。凡月餘。暑氣愈盛。時天竺僧不空三藏居於靜住寺。三藏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昕於是詣寺。謂三藏曰。今茲驕陽累月矣。聖上懸憂。撤樂貶食。歲凶是念。民瘼爲憂。幸吾師爲結壇場致雨也。三藏曰。易與耳。然召龍以興雲雨。吾恐風雷之震。有害於生植。又何補於稼穡耶。昕曰。迅雷甚雨。

誠不能滋百穀。適足以清暑熱。而少解黔首之病也。願無辭焉。三藏不獲已。乃命其徒。取華木皮僅尺餘。續小龍於其上。而以爐甌香水置於前。三藏轉咒。震舌呼祝。咒者食頃。卽以續龍授昕曰。可投此於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身長數丈。狀如曳素。倏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決渠矣。唐·張讀宣室志

遺尺潭

崑山縣遺尺潭。本大曆中。村女爲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宋·僧贊寧傳載

劉貫詞

唐洛陽劉貫詞。大曆中。求丐於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俊爽。一相見。意頗殷勤。以兄呼貫詞。既而携羊酒來宴。酒闌曰。兄今汎游江湖間。何爲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汎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行而望十萬。乃無翼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廢數年。霞居洛中左右。亦不貧。以他故避地。音問久絕。意有所懇。祈兄爲回。途中之費。蓬遊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無形迹。輒露心誠。霞家長鱗蟲。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娘奉見時。必請與霞少妹相見。既爲兄弟。情不合疎。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慧聰。使渠助爲主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久之。以爲龍

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使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而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貌可愛。貫詞拜之。太夫人答拜。且謝曰。兒子遠遊。久絕音耗。勞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意上官。其恨未減。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爲兄弟。小妹子卽貫詞妹也。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略梳頭。卽出奉見。俄有青衣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辨慧過人。既拜。坐於母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禮待。況令消患。不可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輕齎。今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貫詞曰。已爲兄弟。寄一書札。豈宜受其賜。太夫人曰。郎君貧遊。兒子備述。今副其請。不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取鎮國碗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

哥深誠託人。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風疾發動。祇對不得。兄宜且出。女若懼者。遣青衣持碗。自隨而授貫詞曰。此罽賓國碗。其國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其下勿鬻。某緣娘疾。須侍左右。不遂從容。再拜而入。貫詞持碗而行。數步回顧。碧潭危橋。宛似初到。視手中器。乃一黃色銅碗也。其價只三五鎰耳。大以爲龍妹之妄也。執鬻於市。有酹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日日持行于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來。視之大喜。問其價。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直。何止二百緡。且非中國之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之交受。客曰。此乃罽賓國鎮國碗也。在其國。大穰人患厄。此碗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爲龍子所竊。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其實。客曰。罽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爲由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慮老龍之噉。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碗既出。渠亦當來。亦消患之道也。五十

日後。漕洛波騰。灑灑晦日。是霞歸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携過嶺。方敢來復。貫記之。及期往視。誠然矣。唐·李復言《續玄怪錄》。

韋氏

京兆韋氏。名家女也。適武昌孟氏。唐大曆末。孟與妻弟韋生同選。韋生授揚子縣尉。孟授閬州錄事參軍。分路之官。韋氏從夫人蜀。路不通車輿。韋氏乘馬。從夫至駱谷口中。忽然馬驚。墜於岸下數百丈。視之杳黑。人無人路。孟生悲號。一家慟哭。無如之何。遂設祭服喪捨去。韋氏至下。墜約數丈枯葉之上。體無所損。初似悶絕。少頃而甦。經一日。饑甚。遂取木葉裹雪而食。傍視有一巖罅。不知深淺。仰視墜處。如大井焉。分當死矣。忽於巖谷中。見光一點如燈。後更漸大。乃有二焉。漸近。是龍目也。韋懼甚。負石壁而立。此龍漸出。可長五六丈。至穴邊。騰孔而出。頃又見雙眼。復是一龍欲出。韋氏自度必死。

龍的神話

寧爲龍所害。候龍將出。遂抱龍跨之。龍亦不顧。直躍穴外。遂騰于空。韋氏不敢下顧。任龍所之。如半日許。意疑已過萬里。試開眼下視。此龍漸低。又見江海及草木。其去地度四五丈。恐負人江。遂放身自墜。落於深草之上。良久乃甦。韋氏不食。已經三四日矣。氣力漸憊。徐徐而行。遇一漁翁。驚非其人。韋氏問此何所。漁翁曰。此揚子縣。韋氏私喜。曰。去縣幾里。翁曰。二十里。韋氏具述其由。兼饑渴。漁翁傷異之。舟中有茶粥。飲食之。韋氏問曰。此縣韋少府上未到。翁曰。不知到未。韋氏曰。某卽韋少府之妹也。倘爲載去。至縣當厚相報。漁翁與載至縣門。韋少府已上數日矣。韋氏至門。遣報孟家十三姊。韋生不信。曰。十三姊隨孟郎入蜀。那忽來此。韋氏令具說此由。韋生雖驚。亦未深信。出見之。其姊號哭。話其連厄。顏色痿痺。殆不可言。乃舍之將息。尋亦平復。韋生終有所疑。後數日。蜀中凶問果至。韋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漁父二十千。遣人送姊入蜀。孟氏悲喜無極。後數十年。韋氏表弟裴綱。貞元中。猶爲洪州高安尉。自說其事。唐·皇甫氏《原化記》。

任頊

唐建中初。有樂安任頊者。好讀書。不喜塵俗事。居深山中。有終焉之志。嘗一日。閉關晝坐。有一翁叩門來謁。衣黃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頊延坐與語。既久。頊訝其言訥而色沮。甚有不樂事。因問翁曰。何爲而色沮乎。豈非有憂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憂俟子一問固久矣。且我非人。乃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歲。今爲一人所苦。禍且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輒來奉訴。子今幸問我。故得而言也。頊曰。某塵中人耳。獨知有詩書禮樂。他術則某不能曉。然何以脫翁之禍乎。老人曰。但授我語。非藉他術。獨勞數十言而已。頊曰。願受教。翁曰。後二日。願子爲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此所謂禍我者也。道士當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

當滿。道士必又爲術。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報。幸無他爲慮。項諾之。已而祈謝甚懇。久之方去。後二日。項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卽坐於湫旁以伺之。至當午。忽有片雲。自西冉冉而降於湫上。有一道士自雲中下。頎然而長。約丈餘。立湫之岸。於袖中出墨符數道投湫中。頃之。湫水盡涸。見一黃龍。帖然俯於沙。項卽厲聲呼。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訖。湫水盡溢。道士怒。卽於袖中。出丹字數符投之。湫水又竭。卽震聲呼。如前詞。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頃。乃出朱符十餘道。向空擲之。盡化爲赤雲。人湫。湫水卽竭。呼之如前詞。湫水又溢。道士顧謂項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龍爲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異類耶。怒責數言而去。項亦還山中。是夕。夢前時老人來謝曰。賴得君子救我。不然。幾死道士手。深誠所感。千萬何言。今奉一珠。可於湫岸訪之。用表我心重報也。項往尋之。果得一粒徑寸珠。於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識。項後特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真驪龍之寶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數千萬爲價而市之。唐·張讀《宣室志》

趙齊嵩

貞元十二年。趙齊嵩選授成都縣尉。收拾行李兼及僕從。負劄以行。欲以赴任。然棧道甚險而狹。常以馬鞭拂小樹枝。遂被鞭梢繳樹。猝不可脫。馬又不住。遂墜馬。枝柔葉軟。不能碍輓。直至谷底。而無所損。視上直千餘仞。旁無他路。分死而已。所從僕輩無計。遂聞於官而歸。趙子進退無路。墜之翌日。忽聞雷聲殷殷。乃知天欲雨。須臾。石窟中雲氣相旋而出。俄而隨雲有巨赤斑蛇。龍合拱。鱗甲煥然。擺頭而雙角出。蜿蜒而四足生。奮迅鬚鬣。搖動首尾。乃知龍也。趙生自念曰。我住亦死。乘龍出亦死。寧出而死。攀龍尾而附其身。龍乘雲直上。不知幾千仞。趙盡死而攀之。既而至中天。施體而行。趙生方得跨之。必死於泉矣。南視見雲水一色。乃南海也。生又歎曰。今日不葬於山。卒於泉矣。而龍將到海。飛行漸低。去海一二百步。捨龍而投諸地。海岸素有蘆

葦。雖墮而靡有所損。半日。乃行路逢人。問之。曰。清遠縣也。然至於縣。且無伴從憑據。人不之信。不得繼續。迤邐以至長安。月餘日。達舍。家內始作三七齋。僧徒大集。忽見趙生至。皆驚恐奔曰。魂來歸。趙生當門而坐。妻孥輩亦恐其有復生。云。請於日行。看有影否。趙生怒其家人之詐恐。不肯於日行。踈親曰。若不肯日中行。必是鬼也。見趙生言。猶云。乃鬼語耳。良久。自叙其事。方大喜。行於危險。乘騎者可以爲戒也。唐·鄭還古《博異志》

許漢陽

許漢陽。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江波急。尋小浦路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纔三二尺。又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鬟方顰。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調以游詞。又大笑。復走入宅。漢陽束帶。上岸投謁。未行

三數步。青衣延入宅內廳。揖坐。云。女郎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斐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明宮。四面奇花果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者列拜。又引第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皆拜問所來。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奇樹高數丈。枝幹如梧。葉似芭蕉。有紅花滿樹未吐。盞如杯。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命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欄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人再拜。女郎舉酒。衆樂俱作。蕭蕭泠泠。窈如神仙。纔一巡。已夕。月色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人事辯之。則女郎一無所酹答。歡飲至二更。筵宴已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爲讀一遍。女郎又請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

女郎謂諸女郎。兼語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請誦之。女郎及漢陽曰。善。乃吟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札之。卷大如拱斗。已半卷書過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研乃碧玉。以玻璃爲匣。研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姓。女郎遂收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亦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悉收拾。揮霍次。一青衣曰。即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郎曰。忻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陡暗。寸步黯黑。至平明。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灑口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因泊舟而訊。人曰。江口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撈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死而未甚。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咒。久之能言曰。昨夜水龍王諸女及姨姊妹

六七八人歸過洞庭。宵宴於此。取我輩四人作酒。掾客少。不多備。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舟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唐·鄭還古

《博異志》

劉禹錫

唐連州刺史劉禹錫。貞元中。寓居榮澤。首夏獨坐林亭。忽然間大雨。天地昏黑。久方開霽。獨亭中杏樹。雲氣不散。禹錫就視樹下。有一物形如龜鱉。腥穢頗甚。大五斗釜。禹錫因以瓦礫投之。其物卽緩緩登堦。止于簷柱。禹錫乃退立於牀下。支策以觀之。其物仰視柱杪。歛以前趾。抉去半柱。因大震一

聲。屋瓦飛紛亂下。亭內東壁。上下罅裂丈許。先是亭東紫花苜蓿數畝。禹錫時於裂處。分明遙見。雷既收聲。其物亦失。而東壁之裂。亦已自吻合矣。禹錫亟視之。苜蓿如故。壁曾無動處。唐·薛用弱《集異記》

周邯

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彝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屈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艷瀨。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探金銀器物。邯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蕪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没人。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

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闊可三丈餘。旦暮煙雲蓊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伏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龍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人井去。左右懾慄。不敢近覩。但邯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遂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謁澤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瑰璧。澤潤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

之。龍忽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擺地軸。搥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鼈。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鍾離不愛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貪婪之心。縱使猾勒之徒。取寶無憚。今已啗其軀而鍛其珠矣。澤報恨。無詞而對。又曰。君須火急悔過而禱焉。無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唐·裴劍《傳奇》

資州龍

韋臯鎮蜀末年。資州獻一龍。身長丈餘。鱗甲悉具。臯以木匣貯之。蟠屈於內。時屬元日。置於大慈寺殿上。百姓皆傳。縱觀二三日。爲香煙薰死。國史闕書。是何祥也。唐·牛肅《紀聞》

韋思恭

元和六年。京兆韋思恭與董生、王生三人結友。於嵩山岳寺肄業。寺東北百餘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圍丈餘。而深可容十斛。旋取旋增。終無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於石盆。見一大蛇長數丈。黑若純漆。而有白花。似錦。蜿蜒盆中。三子見而駭。視之良久。王與董議曰。彼可取而食之。韋曰。不可。昔葛陂之竹。漁父之梭。雷氏之劍。尚皆爲龍。安知此名山大鎮。豈非龍潛其身耶。況此蛇鱗甲。尤異於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納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縈而歸烹之。二子皆咄韋生之詐。俄而報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擊。韋生諫而不允。二子方舉石欲投。蛇騰空而去。及三子歸院。烹蛇未熟。忽聞山中有聲。殷然地動。覘之。則此山間風雲暴起。飛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對面相失。寺中

人聞風雲暴起中云。莫錯擊。須臾。雨火中半下。書生之字。並焚蕩且盡。王與董。皆不知所在。韋子於寺廊下無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爲善。但吐少善言。則蛟龍之禍不及矣。而況於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迨兩日。於寺門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韋自說。至於好殺者。足以爲戒矣。唐·鄭還古《博異志》

盧元裕

故唐太守盧元裕未仕時。嘗以中元設幡幢像。置盂蘭于其間。俄聞盆中有唧唧之音。元裕視。見一小龍纔寸許。逸狀奇姿。婉然可愛。於是以水沃之。其龍伸足振鬣已長數尺矣。元裕大恐。有白雲自盆中而起。其龍亦逐雲而去。元裕卽翰之父也。唐·張讀《宣室志》

盧翰

唐安太守盧元裕子翰言。太守少時。嘗結友讀書終南山。日晚溪行。崖中得一圓石。瑩白如鑑。方執翫忽次。墮地而折。中有白魚約長寸餘。隨石宛轉落澗中。漸盈尺。俄長丈餘。鼓鬣掉尾。雲雷暴興。風雨大至。唐·牛肅《紀聞》

李修

唐浙西觀察使李修。元和七年。爲絳郡守。是歲。其屬縣龍門有龍見。時觀者千數。郡以狀聞于太府。時相國河東府張弘靖爲河中節度使。相國之子故舒州刺史以宗。嘗爲文以讚其事。唐·張讀《宣室志》

韋宥

唐元和。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樂。江波修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淺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宥卽收蘆伸絃。其長倍尋。試縱之。應乎復結。宥奇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三二寸耳。方饌。妓卽置之。隨置復結。食罷視之。則已蜿蜒搖動。妓驚告衆。競來觀之。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投之于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雷。咫尺昏晦。俄有白龍百尺。擎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唐·薛用弱《集異記》

尺木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甚。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於懷中。坐食頃。覺懷中冷重。潛起觀之。其上鱗栗栗而起。史驚懼。棄林中。遂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煙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雨大至。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盧君暢

故東都留守判官祠部郎中范陽盧君暢爲白衣時。僑居漢上。嘗一日。獨驅郊野。見二白犬腰甚長。而其臆豐。飄然若墜。俱馳走田間。盧訝其異於常犬。因立馬以望。俄而其犬俱跳入於一湫中。已而湫浪汎騰。旋有二白龍自湫中起。雲氣噎空。風雷大震。盧懼甚。鞭馬而歸。未及行數里。衣盡沾濕。方悟二犬乃龍也。唐·張讀《宣室志》

元義方

元義方使新羅。發雞林州。遇海島。中有泉。舟人皆汲飲之。忽有小蛇自泉中出。海師遽曰。龍怒。遂發。未數里。風雲雷電皆至。三日三夜不絕。及雨

霽。見遠岸城邑。乃萊州。唐·李肇《國史補》

平昌井

平昌城舊與荆水通。有神龍出入焉。故名龍城。外國有寺曰咀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奴若常取米。龍卽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卽盈溢。晉·支僧載《外國事》

虎頭骨

南中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唐·李綽《尚書故實》

法喜寺

政陽郡東南有法喜寺。去郡遠百里。而正居渭水西。唐元和末。寺僧有頻夢一白龍者自渭水來。止於佛殿西楹。蟠遶且久。乃直東而去。明日則雨。如是者數矣。其僧異之。因語與人。人曰。福地蓋神祇所居。固龍之宅也。而佛寺亦爲龍所依焉。故釋氏有天龍八部。其義在矣。況郊野外寺。殿宇清敞。爲龍之止。不亦宜乎。願以土龍置於寺楹間。且用識其夢也。僧召工。合土爲偶龍。具告其狀。而於殿西楹置焉。功畢。甚得雲間勢。蜿蜒鱗鬣。曲盡其妙。雖丹青之巧。不能加也。至長慶初。其寺居人有偃於外門者。見一物從西軒直出。飄飄然若升雲狀。飛馳出寺。望渭水而去。夜將分。始歸西軒下。細而視之。果白龍也。明日因告寺僧。僧奇之。又數日。寺僧盡赴村民會齋去。至午方歸。因入殿視。像龍已失矣。寺僧且歎且異。相顧語曰。是龍也。雖假以土。尚能

變化無方。去莫知其適。來莫究其自。果靈物乎。及晚。有陰雲起於渭水。俄而將逼殿宇。忽有一物自雲中躍而出。指西軒以入。寺僧懼驚。且視之。乃見像龍已在西楹上。迫而觀之。其龍鬣鬣鱗角。若盡沾濕。自是因以鐵鎖系之。其後里中有旱澇。祈禱之。應若影響。唐·張讀《宣室志》

龍廟

汾水貫太原而南注。水有二橋。其南橋下嘗有龍見。由是架龍廟於橋下。故相國令狐楚居守北都時。有一龍自廟中出。傾都士女皆縱觀。近食頃。方拏奮而去。旋有震雷暴雨焉。又明年秋。汾水延溢。有一白蛇自廟中出。既出而廟屋摧圯。其橋亦壞。時唐太和初也。唐·張讀《宣室志》

豢龍者

牛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自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強驅逐之。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漢水漫漲。漂溺萬戶。處士懼罪。亦亡去。唐·李綽《尚書故實》

孔威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錄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百姓胡舉。有青龍鬪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繭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擊觸聲。血如灑雨。灑繭箔上。血不汙箔。漸旋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繞一泔桶。卽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

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鬣皆魚。唯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其腹相自齟齬。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州。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剉之爲數十段。載之赴官。五代·賈緯《唐年補錄》

華陰湫

唐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其崖岸高。無貯水之處。此夕徙開數十丈。小山東西直南北。峰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廻塘。湛若疏鑿。京洛行旅。無不枉道就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音。逮於累日。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湫。與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常有草木之葉。飄於其上。雖片葉纖芥。必飛禽銜而去。禱祈者多致花鈿錦綺之類。啓視投之。歟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於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之事。其間不信者。試以木石投

之。尋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俄而風雨晦暝。車馬幾爲暴水所漂。爾後人愈敬伏。莫有犯者。唐·康駢劇談錄

崔道樞

唐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者屢屢。一年春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渌。得鯉魚一頭長五尺。鱗鬣金色。其目光射人。衆視異於常魚。令僕者投于江中。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使人引至府舍。解字頗甚嚴肅。既入門。見廳事有女子戴金翠冠。着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巾櫛。如宮內之飾。有一吏人從後執簿領出。及軒陛間。付雙環青衣。置于繡衣案上。吏引韋生東廡曹署。理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兩龍也。若潛伏於江海湫涓。雖爲人所食。卽從而可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食之。但難獲免。然

君且還。試與崔君廣爲佛道功德。庶幾稍減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且以所說。話於親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纔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之姑子也。數日後。寄魂於母云。已因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卽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表弟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氏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文書字。立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俄見繡衣舉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崔道樞官至三品。壽至八十。後有判云。所害雨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案罪急迫。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亦減一半。時道樞冬季。其母方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妻孥咸在京師。韋顏備述其事。舊傳夔及牛渚磯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許。唐·康駢《劇談錄》

金龍子

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御武德殿。有紫氣出於昭德殿東隅。鬱鬱如煙。令大內留後司尋其所出。得金龍子一枚。長五寸許。羣臣稱賀。帝曰。朕不以金龍爲祥瑞。以偃息干戈爲祥瑞。卿等各宜盡忠。以體朕懷。門下奏。請改文德二年爲龍紀元年。唐·佚名《大唐雜記》

黃馴

荊州當陽縣倚山爲廨宇。內有井極深。井中有龍窠。旁人不知幾許。欲晴霽及將雨。往往有雲氣自井而出。唐光化中。有道士稱自商山來。入井中。取龍窠及草藥而去。其後有令黃馴者。到任之後。常繫馬於井旁。滓穢流漬。盡入於井。

中。或有譏之者。飾辭以對。歲餘。馴及馬皆瞽。五代·杜光庭《錄異記》

臨漢豕

邛州臨漢縣內有湫。往往人見牝豕出入。號曰母猪龍湫。唐天復四年。蜀城大旱。使俾守宰躬往靈跡求雨。於時邑長具牢醴。命邑寮偕往祭之。三奠迨終。乃張筵於湫上。以神胙客。坐於烈日。鋪席。以湫爲上。每酒巡至湫。則捧觴以獻。俟雨沾足。方撤此筵。歌吹方酣。忽見湫上黑氣如雲。氛氲直上。狂電燁然。玄雲陡闇。雨雹立至。令長與寮吏。鼓舞去蓋。蒙濕而歸。翌日。此一境雨足。他邑依然赤地焉。夫人之至誠。則龍畜亦能感動。享德濟旱。勿謂不智。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燒龍

大江之南。蘆荻之間。往往燒起龍。唐天復中。澧州葉源村民鄧氏子燒畚。柴草積於天井。火勢既盛。龍突出。騰在半空。縈帶爲火所燎。風力益壯。狂焰彌熾。擺之不落。竟以仆地而斃。長亘數百步。村民徙居而避之。朱梁末。辰州民向氏因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爲煨燼。而角不化。瑩白如玉。向氏寶而藏之。湖南行軍高郁酌其價而強取。於時術士曰。高司馬其禍乎。安用不祥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誅。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柳翁

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

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鄱陽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呂師造爲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後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上。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爲患矣。既深數丈。果得方木長數十尺。交構疊之。累積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人而止。其木皆腥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及。自是果霖雨爲患。呂氏諸子將網魚于鄱陽江。召問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唯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巨盆貯之。中有一鰾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宋·徐鉉《稽神錄》

閩浮龍

龍在閩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翟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則天。單越人惡冷

風。龍不發冷。於弗姿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之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頌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獲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阿修中雨羅丘伏。閻浮提中雨清浮水。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吳山人

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凡縣人皆夢之。語曰。我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卽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也。唐·李亢《獨異志》

白將軍

僧元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嘗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

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於衣箱。一日。送客至漣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劍劃地成竅。置蟲於中。沃盥其上。少頃。蟲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驟至。大震數聲。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溫媼

溫媼者。卽康州悅城縣孀婦也。績布爲業。嘗於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績筐中。不數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於江次。固無意望報也。媼常濯浣於江邊。忽一日。見魚在水跳躍。戲於媼前。自爾爲常。漸有知者。鄉里咸爲龍之母。敬而事之。或詢以災福。亦言多徵應。自是媼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却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

岸。忽一夕。天地晦暝。風雨隨作。及明。移其冢於西。而草木悉於西岸。唐·
劉恂《嶺表錄異》

柳子華

柳子華。唐時爲成都令。一旦方午。忽有犢車一乘。前後女騎導從徑入廳事。使一介告柳云。龍女且來矣。俄而下車。左右扶衛昇階。與子華相見。云。宿命與君合爲匹偶。因止。命酒樂極懽。成禮而去。自是往復爲常。遠近咸知之。子華罷秩。不知所之。俗云。人龍宮。得水仙矣。唐·康駢《劇談錄》

斑石

京邑有一士子。因山行。拾得一石子。青赤斑斕。大如雞子。甚異之。置巾箱

中五六年。因與嬰兒弄。遂失之。數日。晝忽風雨暝晦。庭前樹下。降水不絕如瀑布狀。人咸異其故。風雨息。樹下忽見此石已破。中如雞卵出殼焉。乃知爲龍子也。唐·皇甫氏《原化記》

張公洞

義興縣山水秀絕。張公洞尤奇麗。里人云。張道陵修行之所也。中有洞壑。衆未敢入。土氓姚生習道。挈杖瓶火。負囊以入。約行數百步。漸漸明朗。雲樹依稀。近通步武。又十餘里。見二道士對奕。曰。何人。焉得來此。具言始末。曰。大志之士也。姚生餒甚。因求食。旁有青泥數斗。道士指曰。可食此。試探咀嚼。覺芳馨。食之遂飽。道士曰。爾可去。慎勿語世人。再拜而返。密懷其餘。以訪市肆。偶胡賈見。驚曰。此龍食也。何方而得。乃述其事。俱往尋之。但黑巨穴。不復有路。青泥出外。已硬如石。不可復食。唐·

五臺山池

五臺山北臺下有龍池約二畝有餘。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亭午。昏霧暫開。比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時大作。如近池。必爲毒氣所吸。遂巡而沒。唐·裴鉶《傳奇》

張老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龍。時或雷風大作。損壞樹木。寺中有撞鐘張老者。術士也。而僧不知。張老惡此龍損物。欲禁殺之。密爲法。此龍已知。化爲人。潛告僧曰。某實龍也。住此水多年。或因出。風雨損物。爲張老所禁。

性命危急。非和尚救之不可。倘救其命。奉一寶珠。以伸報答。某卽移於別處。僧諾之。夜喚張老。求釋之。張老曰。和尚莫受此龍獻珠否。此龍甚窮。唯有此珠。性又慙惡。今若受珠。他時悔無及。僧不之信。曰。君但爲我放之。張老不得已。乃放。龍夜後送珠於僧。而移出潭水。張老亦辭僧去。後數日。忽大雷雨。壞此僧舍。奪其珠。果如張老之言。唐·皇甫氏《原化記》

費雞師

蜀川有一費雞師者。善知將來之事。而亦能爲人禳救。多在邛州。蜀人皆神之。時有一僧言。往者雙流縣保唐寺。寺有張二師者。因巡行僧房。見有空院。將欲住持。率家人掃灑之際。於柱上得一小瓶子。二師觀之。見一蛇在瓶內。覆瓶出之。約長一尺。文彩斑駁。五色備具。以杖觸之。隨手而長。衆悉驚異。二師令一物挾之。送於寺外。當携掇之際。隨觸隨大。以至丈餘。如屋椽矣。二人擔之方

舉。送者愈懼。觀者隨而益多。距寺約二三里。所在撼動之時。增長不已。衆益懼。遂擊傷。至於死。明日。此寺院中有虹蜺。亭午時下寺中。僧有事至臨叩。見雞師說之。雞師曰。殺龍女矣。張二師與汝寺之僧徒。皆當死乎。後卒如其言。他應驗不可勝紀。竟不知是何術。韋絢長兄爲杜元穎從事。其弟妹皆識費師。於京中已悉知有此事。自到。卽詢訪雞師之術。凡有病者來告。雞師卽抱一雞而往。及其門。乃持咒其雞。令人內。抵病者之所。雞人而死。病者差。雞出則病者不起矣。時人遂號爲費雞師。又以石子置病者腹上。作法結印。其石子斷者。其人亦不起也。又能書符。先焚符爲灰。和湯水。與人吞之。俄復吐出。其符宛然如不燒。又云。城南建昌橋下。其南岸先有龍窟。歲常損人。至有連馬而溺者。如有攫拏於水。當韋臯時。前後運石。凡幾萬數。頃之。石復失焉。後命道士投簡于內。以土築之。方滿。自此之後。龍窟移于建昌寺佛殿下。與西廊龍井通焉。而建昌橋下。往往損人而不甚也。詢問吏卒。往時人馬溺於其間。良久尸浮皆白。其血被吮吸已盡。而尸乃出焉。唐·

汾水老姥

汾水邊有一老姥。獲一鰮。顏色異常。不與衆魚同。既携歸。老姥憐惜。且奇之。鑿一小池。汲水養之。經月餘後。忽見雲霧興起。其鰮即騰躍。逡巡之間。乃漸昇霄漢。其水池即竭。至夜。又復來如故。人見之者甚驚訝。以爲妖怪。老姥恐爲禍。頗追悔焉。遂親至小池邊禱祝曰。我本惜爾命。容爾生。反欲禍我耶。言纔絕。其鰮躍起。雲從風至。即入汾水。唯空中遺下一珠。如彈丸。光晶射人。其老姥得之。衆人不敢取。後五年。老姥長子患風。病漸篤。醫莫能療。老姥甚傷。忽意取是珠。以召良醫。其珠忽化爲一丸丹。老姥曰。此鰮遺我。以救我子。答我之惠也。遂與子服之。其病尋愈。唐·李隱《瀟湘錄》

李宣

李宣宰陽縣。縣左有潭。傳有龍居。而鱗物尤美。李之子愔學。愛釣術。日住潭上。一旦龍見。滿潭火發。如舒錦被。李子褫魄。委竿而走。蓋釣術多以煎燕爲餌。果發龍之嗜慾也。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濛陽湫

彭州濛陽縣界。地名清流。有一湫。鄉俗云。此湫龍與西山慈母池龍爲昏。每歲一會。新繁人王睿乃博物者。多所辨正。嘗鄙之。秋雨後經過此湫。乃遇西邊雷雨冥晦。狂風拔樹。王睿繫馬障樹而避。須臾。雷電之勢。止於湫上。倏然而霽。天無纖雲。詰彼居人。正符前說也。雲安縣西有小湯溪。土俗云。此

溪龍與雲安溪龍爲親。此乃不經之談也。或一日。風雷自小湯溪。循蜀江中而下。至雲安縣。雲物回薄。入溪中。疾電狂霆誠可畏。有柳毅洞庭之事。與此相符。小湯之事自目覩。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鹽井龍

王蜀時。夔州大昌鹽井水中往往有龍。或白或黃。鱗鬣光明。攪之不動。唯沮沫而已。彼人不以爲異。近者秭歸永濟井鹵槽。亦有龍蟠。與大昌者無異。識者曰。龍之爲靈瑞也。負圖以昇天。今乃見於鹵中。豈能雲行雨施乎。雲安縣漢成宮絕頂。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長咫尺。五色備具。躍於水面。象小龍也。有高遇者爲刺史。詣宮設醮。忽浮出。或問監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長於此。且未常見漢成池中之物。高既無善政。諂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也。夷陵清江有狼山潭。其中有龍。土豪李務求

禱而事之。往見錦衾覆水。或浮出大木。橫塞水面。號爲龍巢。遂州高棟溪潭。每歲龍見。一如狼山之事。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尹皓

朱梁尹皓鎮華州。夏將半。出城巡警。時蒲雍各有兵戈相持故也。因下馬。於荒地中得一物如石。又如卵。其色青黑。光滑可愛。命左右收之。又行三二十里。見村院佛堂。遂寘於像前。其夜雷霆大震。猛雨如注。天火燒佛堂。而不損佛像。蓋龍卵也。院外柳樹數百株。皆倒植之。其卵已失。五代·王仁裕《玉堂閑話》

張溫

王蜀時。梓州有張溫者好捕魚。曾作客館鎮將。夏中。携賓觀魚。偶遊近龍潭之下。熱甚。志不快。自入水舉網。獲一魚長尺許。鬐鱗如金。撥刺不已。俯岸人皆異之。遂巡晦暝。風雨驟作。溫惶駭。奔走數里。依然烈景。或曰。所獲金魚。卽潭龍也。是知龍爲魚服。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矣。龍潭取魚。亦宜戒慎。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郭彥郎

世言乖龍苦於行雨。而多竄匿。爲雷神捕之。或在古木及楹柱之內。若曠野之間。無處逃匿。卽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爲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軍將郭彥郎者。行舟峽江。至羅雲漚。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夢。見一黃衣人曰。莫錯。而於口中探得一物而去。覺來。但覺咽喉中痛。於時篙工輩但見船上雷電晦暝。震聲甚厲。斯則乖龍入口也。南山宣律師。乖龍入中指節。又非虛

說。所以孔聖之言。迅雷風烈必變。可不敬之乎。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王宗郎

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郎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煙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人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如五方之色。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累累接迹。行人漢江。却過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五代·杜光庭《錄異記》

犀浦龍

癸酉年。犀浦界田中有小龍青黑色。割爲兩片。旬日臭敗。尋亦失去。摩訶池大廳西面亦有龍井。甚靈。人不可犯。五代·杜光庭《錄異記》

井魚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煙觀內古井中有魚。長六七寸。往往游於井上。水必騰湧。相傳井中有龍。五代·杜光庭《錄異記》

安天龍

後唐同光中。滄州民有子母苦於科徭。流移近界塹店。路逢白虵。其子以繩繫蛇項。約而行。無何擺其頭落。須臾。一片白雲起。雷電暴作。撮將此子上天空中。爲雷火燒殺墜地。而背有大書。人莫之識。忽有一人云。何不以青物蒙之。卽識其字。遂以青裙被之。有識字讀之曰。此人殺害安天龍。爲天神所誅。葆光子曰。龍神物也。況有安天之號。必能變化無方。豈有一豎子繩系而

殞之。遽致天人之罰。斯又何哉。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曹寬

石晉時。常山帥安重榮將謀干紀。其管界與邢臺連接。鬪殺一龍。鄉豪有曹寬者見之。取其雙角。前有一物如簾。文如亂錦。人莫知之。曹寬經年爲寇所殺。壬寅年。討鎮州。誅安重榮也。葆光子讀北史。見陸法和在梁時。將兵拒侯景將任約於江上。曰。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躍踴。遂擊之大敗。而擒任約。是則軍陣之上。龍必先鬪。常山龍死。得非王師大捷。重榮授首乎。黃巢敗於陳州。李克用脫梁王之難。皆大雨震雷之助。宋·孫光憲《北夢瑣言》

夢青衣

孟蜀主母后之宮有衛聖神龍堂。亦嘗修飾嚴潔。蓋卽世俗之家神也。一旦別欲廣其殿宇。因晝寢。夢一青衣謂后曰。今神龍意欲出宮外居止。宜于寺觀中安排可也。后欲從之。而子未許。后又夢見青衣重請。因選昭覺寺廊廡間。特建一廟。土木既就。繪事云畢。遂宣教坊樂。自宮中引出。奏送神曲。歸新廟中。奏迎神曲。其日玄雲四合。大風振起。及神歸位。雨卽滂沱。或曰。衛聖神龍出離宮殿。是不祥也。逾年。國亡滅而去。土地歸廟中矣。五代·耿煥《野人閑話》。